

# 孟憲實 與傳統史學交鋒 還原最真實的武則天

如何理解女皇武則天？武則天到底是不是一個壞女人？聽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孟憲實在河南省檔案館新館的講座，受眾對這些問題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早前，孟憲實作客天一文化講壇，其講座的主題是「如何理解女皇武則天」。孟憲實在高校裏研究了幾十年隋唐史，也曾面向大眾創作過通俗的電視劇劇本，但是「如果現在讓所有人發表意見，傾向於認為武則天是個壞女人的人數一定遙遙領先。」孟憲實認為，這折射出「公共史學」和「新史學」的距離相當遙遠。近代以來的史學進步，對於公共史學領域的影響微乎其微。在公共史學的世界，傳統史學依然是武則天問題的霸主。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武則天作為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罕見的女性皇帝，從古至今一直倍受史學研究者的關注，武則天的歷史個案研究也無疑蘊藏著豐富的政治與文化的解釋空間。然而，梳理武則天的研究史我們會發現，這個聚訟不休的話題，在相當程度上透露出我們史學的一種基本狀況：對武則天的評價，專業史學內部紛爭不止，而在「公共史學」領域內幾乎一面倒，武則天的形象似乎從來就沒有脫離過《新唐書》《資治通鑑》。為什麼《新唐書》和《資治通鑑》對於武則天的妖魔化更熱衷呢？孟憲實懷疑，這跟北宋女主政治關係密切。宋真宗的皇后劉娥在仁宗時期垂簾聽政，身穿天子服，就曾經很關心武則天的事情。有的大臣還真的有勸進的意思，希望劉娥效仿武則天。「到《新唐書》和《資治通鑑》寫作的年代，能夠參考的歷史資料已經減少，再加上他們的借鑒動機，就使得他們走上了妖魔化武則天的道路。」孟憲實說。

## 讓作品更貼近歷史原貌

在孟憲實看來，傳統史學最重要的傾向是政治借鑒和道德評價，而新史學的主張則是實事求是和客觀評述。「而在武則天的研究上，傳統史學不僅關注的是武則天的個人品行與道德，更重視她與身邊人之間的關係。新史學則強調武則天的社會意義，她代表了什麼社會階層，標誌著社會的什麼趨向。」

而以小說、戲劇為代表的「公共史學」則很少採用新的史學研究成果，依然以傳統史學為基礎，從來沒有脫離過《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的塑造，這也導致在公共史學領域，武則天的形象「幾乎一面倒」。

以武則天是否殺死親生的小公主這件事情為例，可以明顯看到傳統史學的強大影響。「本來十分可疑的一件事，經過傳統史學和小說家的聯合努力，作品傳播力極強，導致家喻戶曉。」

這一情節在「公眾史學」領域內的廣泛流傳。但五代時成書的《唐會要》關於小公主之死，記載很簡單，「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殺之」。「『暴卒』顯示是意外死亡。但是此事到了宋代成

書的《新唐書》和《資治通鑑》裏，就變成武則天親手殺死小公主，然後嫁禍給王皇后。」當談起武則天稱帝的過程時，孟憲實表示，「這個過程既具有故事性，又具有戲劇性，但可能並非還原了歷史的原貌。」他認為影視或遊戲作品的創作，也應該參照新史學中的新研究和新結論，用好歷史顧問，讓作品更加貼近歷史的原貌。

## 依靠文學的想像填補歷史空缺

儘管對於這位千年以前的古人的研究依據，存在天然障礙，比如關於武則天的資料遭遇過系統刪除，但是弄清楚武則天的歷史事實、研究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努力探尋背後的因果，總體上能夠把握武則天現象，體會出武則天現象具有的歷史文化意涵，這是史學家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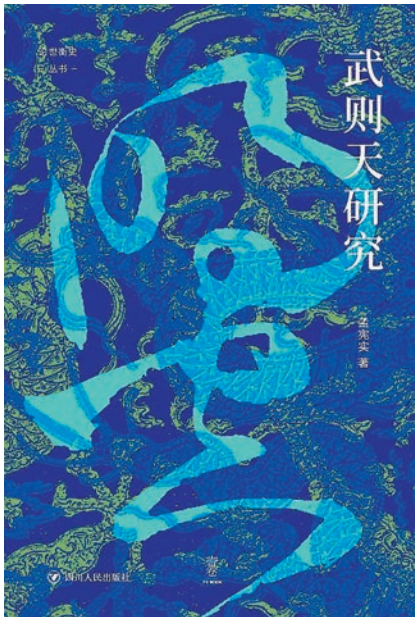
在孟憲實的新著《武則天研究》中，他試圖撥開的正是傳統史學千年來層層累加在武則天身上的霧障。書中的很多結論也是他再一次試圖向公眾傳遞「新史學」研究成果的努力。

孟憲實基於新史學立場，通過追溯學術史、歷史文獻學考辨和新出土墓誌與傳世文獻的對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力圖通過史實考證整理出武則天時代的關鍵歷史真相，將相關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在開始研究武則天之前，將此前史學界此問題的專著、論文進行系統梳理，通過追溯學術史，避免重複前人的研究，同時細化、糾正前人研究的觀點。譬如關於武則天生地的研究，孟憲實回顧了學界影響較大的郭沫若、汪篈等人學說，並在各家研究基礎上，批駁了郭沫若的武則天生於四川廣元的觀點，指出儘管武則天死後《則天實錄》由於政治原因被多次修改，但武則天生於長安這個事實完全沒有修改的必要，而郭沫若主要依據是武則天死後一百多年的李商隱的一句詩，其立論明顯是不足的。

「史書記載的歷史總會有一些空缺，我們如何才能彌補這些空缺？」孟憲實給出回答，「那就是依靠文學的想像來進行填補。」武則天當上皇帝後，又是為何退位？上升的路徑和撤退的線路，這就是研究武則天的兩大問題。「如果讓我來當編劇，我



◆孟憲實接受訪問。  
通訊員曹明攝



就會圍繞這個角度切入。當然，這種想像不能違背歷史本身，同時也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學性。」孟憲實表示，未來他也有意寫一本關於武則天的小說，在《武則天傳》的基礎上，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語言，去普及女皇武則天的故事。

孟憲實說，歷史的研究是為了追求文化的本質，如何定義中國文化，歷史學任重道遠。「武則天研究永遠是未竟事業，新的研究只能促成更新的研究，生生不息。」

## 最初為了母親開始研究武則天

孟憲實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最初下決心研究武則天問題，是1996年，當時孟憲實在讀研究生，忽然收到母親因病住院的消息，就趕快趕回齊齊哈爾。「母親的精神不錯，她好像更關心我的學業。在病床上，母親關心的都是唐朝問題。一是楊貴妃對於安史之亂，到底有多大責任；一是唐朝為什麼會允許一個女人當皇帝。」

對於第一個問題，孟憲實還能夠回答。「唐玄宗的子孫不好意思追求他的責任，只好把責任推到楊貴妃身上。但後一個問題我回答得很不好，連自己都不滿意。」令孟憲實遺憾的是，那次與母親的談話，竟然是最後一次。「我要研究武則天，不然對不起母親。多年來，每當思念母親的時候，武則天研究就會升騰。如今，小書新成，就算交給母親的一份遲到作業。」

而幫助台灣著名史學家雷家驥搜集關於武則天的資料則讓孟憲實對武則天的史料有了直接的更多接觸。「雷家驥在一本唐史研究目錄上劃出要複印的文章篇目，我負責去北大圖書館為雷先生複印，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周左右。課餘時間全在圖書館，於是有了許多機會閱讀雷先生要讀的資料，還仔細觀察了雷先生複印文章的特點。」孟憲實覺得這個任務對於他幫助極大，從此對武則天研究文獻，多少已經心中有數了。

# 溫柔旅伴 ——評《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

文：陳紫吟

書評

無論在哪个國家，性犯罪（包含性侵及性騷擾）加害人為受害人的熟人之比例都相當高。在受害人為兒童且加害人為熟人的案子裏，當受害兒童要說出遭遇時便至少需要面對兩種難以事先確認結果的困難局面，其一是與加害人間的關係變動，其二則是與家長（保護者）間的關係變化。加害人原本可能和受害兒童有良好的互動，或是與受害兒童的家長關係密切（甚至加害人亦可能正是保護者之一），說出受害經歷勢必對關係造成影響，而最讓人傷心也難以置信的是，家長未必願意放棄與加害人之間的友好互動。其次，由於保護兒童向來被視為家長的職責所在，當兒童道出受害經歷，家長容易認為這同時是針對自己的指控，當家長無法接受指控時，便傾向否認兒童的受害陳述。因為這兩種不確定性，使得兒童即便意識到自己受害，也依然可能因為擔憂和恐懼而難以說出真相。

繼《不再沉默》一書出版後，幼年時期遭遇熟人性侵害的陳潔皓此次與伴侶徐思寧共同出版了此書，在《不再沉默》中，陳潔皓道出受害遭遇以及相關陳述被家長刻意忽視和否認的經歷，此書則是兩人互相陪伴的紀錄。

許多成年受害人都曾自述，自己的人生被切割成兩半：「遭遇性犯罪之前」與「遭遇性犯罪之後」，而對於受害時年紀尚幼的受害人來說，人生依然是割裂的，只不過其形式為「意識到自己是受害人之前」與「意識到自己是受害人之後」。本書作者之一的陳潔皓的情況就屬於後者，在擁有受害人意識之後，那些「不太尋常」的情況彷彿都有了解答，比如不安穩的睡眠是因為過去夜裏的頻繁受害，比如對食物的渴求是因為加害人和家長都曾以不提供飲食作為虐待手段。然而，在意識到自己的受害人身份後，卻也使潔皓的噩夢變得頻繁並且更加恐懼人群，與伴侶思寧的關係也籠罩在受害經歷所造就的巨大陰影中。

如此看來，發展出受害者認同似乎只帶來更多的傷害和痛苦，畢竟我們無法改變或取消那些已經發生過的悲劇，然而，在這本書裏，作者讓我們看到其他的可能，透過漫長且艱辛的過往探索，我們將有機會擁抱那個被留在黑暗裏的受害小孩，讓光線與希望重新成為對他而言同樣可遇的风景。

自 #MeToo 運動在各國展開後，有更多的人了解何謂性犯罪，以及受

害人所面臨的難題，而當中有許多人偏好以「倖存者」之名取代「受害者」，或混合使用這兩個名詞，似乎將受害人稱作「倖存者」可以讓人們在轉述和談論性犯罪事件時，不會體驗到那麼多的痛苦，畢竟「倖存」看起來光明又正面，人們可以藉此稍加安慰自己「事情或許沒有那麼糟」。但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受害人而言，這不是兩個在任意情況下都可以交替使用的詞彙，而更像是一個過程、一種身份的轉變或建立：從「意識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到「成為倖存者」。

雖然目前對於「倖存者」一詞的使用並沒有明確及嚴格的規範，但考慮到「成為倖存者」對於受害人而言並不總是那麼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付出大量心力並隨時提防被創傷吞噬才能造就的轉變，或許我們可以從閱讀此書開始，練習謹慎使用「倖存者」這個詞、尊重受害人對自己身份的定義。

性犯罪的相關討論總是給人沉重的印象（而事實的確也是如此），這也許會讓人對相關類型的書籍卻步、憂慮自己不勝負荷，又或者正好相反，擔心這類型的書籍「充滿正能量」、處處暗示讀者必須樂觀以對。好消息



《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  
作者：陳潔皓、徐思寧  
出版：寶瓶文化

是《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是有別於前述兩者的讀物。作者以細膩的文字、輕聲告訴人們做自己並按照自己的步調生活或探索就足夠。無論是曾經的受害人或是陪伴者，有這本書作為繼續前行（不管方向為何）的旅伴，將使我們不那麼孤單。

## 風流佛

作者：幸田露伴  
譯者：章蓓蕾  
出版：麥田



書中所收錄的日本近代文學先驅者幸田露伴代表作〈風流佛〉、〈五重塔〉、〈一口劍〉三篇小說，描繪不受世俗眼光約束、挑戰現實困難的匠人相貌，在發表當時引起文學界與大眾讀者共鳴，不僅獲得「名匠物語」的美稱，更奠定幸田露伴日後文壇地位。露伴筆下這些匠人們無論所處境遇為何，始終全心投入技藝淬煉之道，不斷挑戰終極理想。他們在器物之中讓魂靈棲宿，讓畢生執著昭示在一尊塑像、一片瓦、一把刀柄之上，無止境的美學追求誠如露伴本人的化身，終生秉持著對日本傳統和古典之美的不減熱情；也宛如最誠摯的頌歌，獻給所有為藝術捨身的創作者。

## 梁啟超：亡命，1898—1903

作者：許知遠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本書為許知遠「梁啟超五卷本」第二卷，講述走向世界的梁啟超。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卻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時代浪潮，在廣闊的世界舞台上迸發出強勁的生命力。本書以大量細節還原歷史場景，塑造了一個有著豐富情感維度的政治亡命者形象；並以梁啟超為中心，牽引出嚴復等維新同仁，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以及李鴻章、大隈重信、西奧多·羅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溫哥華的葉恩、新加坡的邱菽園、悉尼的梅光達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他們的熱情與掙扎，敷演出一部19、20世紀之交的全球風雲畫卷。

## 創造力的修行：打開一切可能

作者：里克·魯賓  
譯者：杜繼慈  
出版：大塊文化



在橫跨四十年的音樂製作生涯裏，里克·魯賓不但是葛萊美獎的常勝軍，也是許多知名音樂人心中一等一的大師（guru）。然而，他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推崇，並不單單因為他能製作風格千變萬化的專輯，而是他有辦法引領與之合作的音樂人，突破自己的界限，感受創作的「本質」。透過觀察各種創作者的工作方式與困境，以及他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之後，里克·魯賓歸納出一種找回原始、純真創作狀態的「修行」——他以輕巧、睿智的筆觸，談論一個人的聽覺、耐心、感知、潛意識、觀察力……是如何與一個人的創造力息息相關，而那樣的創造力，又會如何形塑一個人的人生。本書是一本關於創造力的書，卻也不止於此；里克·魯賓是在利用「創造力」這把鑰匙，開啟生命的可能性。

##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 秦將白起

明周暉著，何獨譯《明朝那些小事兒：金陵瑣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21）中說，正德年間（1506-1521），金陵守備太監傅容傳紫泉在安德門外的山口修建永寧寺，因為要舉辦祭樑儀式，殺了一頭豬，卻發現豬肚子上隱隱寫著「秦將白起」四個紅字。傅紫泉感慨說：「這是白將軍啊！」於是只好把豬埋了。（頁9）我想到陳勝、吳廣先技術士占卜，希望能預知成敗。術士告訴他們，一定會心想事成，但必須向鬼神求救。他們想，這是不是暗示我們應該借助鬼神之威呢？於是在布帛上寫下「陳勝王」三個字，塞到漁夫網捕的魚之腹中。同行的戍卒買了魚來煮食，看到布帛上的字，心中充滿疑惑。

是否有人惡作劇，在豬肚子上寫著「秦將白起」四個紅字呢？我又想到賈寶玉含玉而生。這是不可能的，但那是小說。「秦將白起」的故事是說白起投胎做豬。坑殺了四十萬趙兵，千多年後才投胎做豬，亦有點奇怪。有一本書叫《秦相李斯》，又有沒有在豬肚子上或其他動物的肚子上發現「秦相李斯」四個紅字呢？

◆文：小奧